



## 纽约华埠庆中秋 法轮功学员送祝福

【明慧网】二零一六年九月三日, 纽约华埠罗斯福公园鼓声阵阵、金龙祥狮起舞, 热闹非凡。法轮功学员在此举办贺中秋联欢会, 现场观众兴致极高, 掌声不断, 派送的写着“法轮大法好”的小莲花饰品, 更被观众一抢而光。

当日天高气爽, 白云朵朵, 和风轻拂, 加上劳工节长周末, 罗斯福公园的游客比往常多。活动开始前, 播放“神韵交响乐”的演出实况, 纯正慈悲的能量一下充满整个公园。民众听到音乐声携家带眷, 男女老幼纷纷聚拢过来。

庆祝活动映唐龙狮队“祥狮献瑞”的醒狮表演中拉开帷幕。憨头

憨脑的彩狮, 摇头摆尾, 带来喜庆。法轮功学员表演的琵琶、古筝、单簧管、长笛等中西乐器演奏, 以及独唱、台湾青年学子小合唱、中国传统仕女服、中国古代旗阵、腰鼓队等节目逐一登场。演奏和歌曲有《请与我比邻而坐》、《助师正法在龙泉》、《如梦令·得度》、《梦醒》、《让他们知道》等, 悦耳清脆的琵琶、嘹亮的单簧管、叮咚的古筝, 华丽柔美的长笛以及慈悲呼唤世人了解真相的歌曲, 荡涤着人们的心灵, 也一扫人们平日工作的辛劳。长笛演奏更激起了观众一片喝彩声, 演奏者又返场加演一曲。

英姿飒爽的腰鼓队、雄风威武

的旗阵队一出场就让人眼前一亮。腰鼓队《法轮大法好》的鼓乐, 气势如虹。首次亮相的古装“旗阵队”表现一群忠勇的士兵, 挥舞着战旗, 利落地变换着阵法, 再现古代战争争尘气势。扮演“女将军”的法轮功小弟子高难度的翻腾、旋转, 令观众多次拍手叫绝。

年轻的法轮功学员身着传统仕女服, 长袖轻舒, 派发印有“法轮大法好”的手工製作小莲花饰品, 宛如“仙女散花”, 民众纷纷上前争拿, 小莲花一下子就派光了。有一个小男孩没有“争”到, 甚为失望, 这时主持人 JoJo 为他找到一个, 令小孩和妈妈开心不已。

## “天安门自焚”是中共导演的骗局

中央电视台“焦点访谈”女记者李玉强, 曾当众理直气壮地承认“天安门自焚”镜头有假。

2002 年初, 李玉强在河北省法制教育培训中心, 和被非法关押在此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“座谈”。当时有法轮功学员问她自焚镜头的种种疑点和漏洞时 (尤其是已烧得黑焦的王进东, 两腿间夹着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), 面对大家有理有据的分析, 李玉强不得不承认: 广场上“王进东”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, 此镜头是他们“补拍”的。她还狡辩说, 是为了让人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, 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

拍了。

这一诬陷法轮功的造假闹剧早就在海外, 甚至在联合国被曝光。“国际教育发展组织”于 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会议上, 就“天安门自焚事件”, 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“国家恐怖主义行径”: 所谓“天安门自焚事件”是对法轮功的构陷, 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。声明指出: 录像分析表明, 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。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, 没有辩词。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。

但就是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伪案, 却一直被写在孩子们的教科书中, 继续愚弄国民, 煽动仇恨。◇



图: 央视“自焚”录像中, 被火烧过的王进东, 面部烧坏, 腿上的棉衣烧烂, 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, 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。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, 直到王进东对镜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, 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?

# 八年冤狱苦难 兰州李福斌告元凶

【明慧网】兰州市东岗食品厂退休职工李福斌，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原来患有的胃溃疡、颈椎炎、椎间盘突出、风湿性多处关节炎、结肠炎、常年头痛病等病三个月后全部不翼而飞。

多年来屡遭迫害，其中一次被非法判刑八年，九死一生。二零一五年六月，李福斌对迫害元凶江泽民提出控告。以下是他在控告书中其中关于八年冤狱遭遇的陈述。

## 跟踪绑架 被非法判刑八年

二零零二年二月十日，七里河分局警察跟踪两位女性法轮功学员到金昌路我们租住的房屋，我们九个法轮功学员在学法时，被兰州市城关分局、七里河分局、兰州市公安局、甘肃省公安厅联合绑架到七里河分局，戴着手铐脚镣铐在暖气片上整整一夜，我们住处的所有东西和一万多现金、电脑、磁带复制机等都被他们抢走。第二天送进西果园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七个月。关押期间每天被强迫高强度劳动十六、七个小时。

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七日，我又被转往兰州市第二看守所，当时警察要给我戴手铐，我不配合，他们几个人把我摔倒，强行戴上手铐送往兰州市第二看守所。在第二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年七个月，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兰州市城关区法院以所谓的“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”冤判我八年。二零零四年三月在送往兰州监狱时，因我不配合戴手铐、脚镣，被以陈小刚为首的七、八个警察将我打翻在地，强行砸上几十斤重的脚镣、手铐送入兰州监狱。

## 入监队折磨

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进了监狱后，警察直接将我关进禁闭室，操控死刑犯等犯人把我的衣服全扒光，三月份的天气不给我衣服穿，还强行剃光头，整整关了十五天才放我出来。关押期间，有一次，犯

人要我填写心理测试表，我没有填写，一个叫徐军的重刑犯用一寸粗的皮管子在我身上狠狠的抽打，把我打倒后，拖着我在地上走，之后几天我都不能行走。在入监队期间每天都有四、五个重刑犯监视跟踪我，还强迫每天剥蒜十几个小时。

二零零四年十月，因我在监舍晚上炼功，又被警察王长林、赵干事要关进禁闭室，我当时也是不配合，高声大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、善、忍好”，几个犯人企图捂住我的嘴不让我喊，我还是在喊，被警察张队长和犯人马某某用木板在我的脸上、头上、身上毒打，将我打晕后给我戴上脚镣手铐，从脚上倒提着拉到禁闭室，在禁闭室内还经常受到看守们的打骂欺侮。有一个叫徐军的重刑犯在我腿上狠狠的踩了一脚，使我腿部疼痛难忍，经常抽筋。而兰州监狱的恶警整整在入监队迫害我八个多月才让我下监区。

## 见不到太阳的小黑房

下到四监区后又被警察大队长刘江辉、教导员苏东海、小队长王方中关在四楼的小房子里，不让和其他人见面，也不让下楼，长期见不到太阳，还经常受犯人的刁难、折磨、精神摧残。

我在四监区的时候被迫害导致身体出现了许多的病状，心脏、腰腿、胃及其它内脏都出现了病症，后来由于不听警察的无理安排，先后又被关了很多次很长时间见不到人、见不到太阳的黑小房子，严重的摧残了我的身心健康，甚至腿肿的行走不便。

## 禁闭室七十三天摧残

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日，狱警又将我从四监区转到七监区。到七监区后，警察孙玉辉大队长、沙里教导员企图以每天十几个小时编织地毯的高强度劳动摧残我，还要逼着我写什么思想汇报，当我不配合时，以警察刘敦为主管，孙玉辉、沙里、刘文振为首的迫害小组，对七监区的大法弟

子进行了全面的迫害。由于我不配合警察，就对我进行特殊的严管，整天由犯人邹树鸣、刘宝生、宋伟监视跟踪，不许和其他的人及大法弟子说话。特别是邹树鸣表面上对人挺热情，背地经常打小报告，为了减刑，尽干缺德事。

在二零零八年的九月十七日把我又关进禁闭室。在禁闭室期间不让我睡觉，并且上的是串刑。副大队长刘文振特别交待包夹的犯人不给我衣服穿，不给我被子盖，还克扣饭菜。睡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，在严寒的夜晚再冷也不给被子盖，犯人还把我从别人跟前找到的被子归为己有，整整关了七十三天。

出禁闭室时我已瘦的皮包骨，被折磨的腰直不起来，腿不能行走。回到监区后不几天，又因法轮功学员给我一篇师父的经文，警察强制我戴上手铐、把我关进小房子十天十夜不让我睡觉，同时又增派了包夹的犯人监视我，一直到我出狱那天。在我即将刑满出狱时家人给我送的衣服，恶人从窗户都扔出去了，直到我要出来时才把衣服给我。当我从监狱出来时，街道、派出所、610 等的人员还迟迟不让我走，让我签什么字，让家人写什么保证。

八年牢狱，在看守所、监狱遭受了狱警与杀人犯、抢劫犯等服刑人员的种种迫害，包括殴打、谩骂、侮辱、刁难、精神摧残、二十四小时坐小板凳、不让睡觉、关黑房子、关禁闭、戴刑具、不允许与其他人说话、罚站、消减口粮、不让家人接见等，被摧残得伤痕累累，经常出现身体不适，血压升高。在监狱里，不管刮风下雨，还是在炎热的夏日和严寒的冬天，都得出工干活，监狱不顾人的死活。

八年冤狱中，我不但受着精神及肉体的残害，二零零三年十月又被中共在经济上克扣，停发了退休金，出狱后单位及社保一直不予正常发放退休金，只给四百元的生活费，连地区最低标准也不予发放。而且单位及街道每逢他们认为的敏感日就进行骚扰，不让我及家人过安稳的日子。◇